

# 春风剪剪万物新

□曹春雷

这几天，吃过午饭后，我就到单位的小公园里逛一逛。大部分时候，公园里只有我一人。走在鹅卵石路上，东看看，西望望，虽然都是无比熟悉的风景，但我每次都能看出新意来。譬如说，路边那棵歪脖松树上，居然有八个松果，以前数着只有七个呢。

公园里很静，静得像一湖波澜不惊的水。有时会突然有声鸟鸣，横空而出，如一枚小石子投入水中，激起圈圈涟漪。但涟漪散去，水面更显平静。“鸟鸣山更幽”，此刻，是鸟鸣园更幽。每一声鸟鸣，都将这幽静加深了一层。这鸟声里，有一种是乌鸫。别看乌鸫长得黑，叫声却动听，音调变化无穷，所以它们又被叫做百舌鸟——这一点，可以与百灵鸟媲美了。

鸟声能洗心。多听鸟鸣，就能让心清澈无比。在春天，我习惯于从鸟声里打探春天到来的消息，鸟声越多，说明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。虽然，桌上的台历早已明明白白告诉我，春天早就来了，但我还是习惯于从大自然那里探寻和验证这一事实。

树木们也在争先恐后告诉我，春天确实已来到。河边两棵垂柳，都将枝条垂向河面，像是两位一直在临水照影的姑娘。那枝条便是她们柔软的发丝。柳条上已经有了芽苞，小小的，像是一个个未绽开的眉眼。

将这一粒粒芽苞都裁开，那就是春风的工作了。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对春风来说，裁剪细叶，这是一项庞大而纷繁的工作。好在，春风从不嫌烦，总是耐心地，一点点去完成。这是个极缓慢的过程。但对人来说，这种变化有时却是瞬息的。即便你天天去河边看柳，好像芽苞变化不大，每天只是大了一点点，但柳叶某一天却突然绽开，让你望着一树新生的绿意，讶然惊喜之余又觉遗憾，觉得自己错过了重要的时刻。

柳树旁边，是水杉。水杉的树

干，比杨树还要挺拔。叶子，比柳叶还要细密，比柳叶还要好看，更像是鸟身上修长的羽毛。我还看不到春风要裁剪水杉叶子的痕迹。水杉沉默地站在那里，好像还沉浸在冬日里，对春天的到来一无所知。我抱住其中一棵的树干，使劲摇了摇，想要告诉它们春天已经到来。枝条轻晃，算是对我的回答。

我喜欢水杉新叶初生的样子，在春日阳光下，嫩得透明。等到那时，我会一次次站在树下，水杉们环绕着我，我仰头，看着空中的叶子，在天空湛蓝的背景下，交织出一片明朗的绿意，那一刻心是愉悦的，好像这绿意化为春水，一点点流淌到心中来了。

围着河岸，栽植了一圈连翘。我凑近了看，连翘的枝条已经返青，但还未见花苞。待花开时，颜色灿烂而又浓郁，会将河水染黄一大片。连翘花远看去很像迎春花，但花瓣要比迎春花饱满，有四片花瓣，而迎春花花瓣有六片。连翘花的花期要晚一些，而迎春花早就盛开了。春节时，去老家村子里一位长辈家拜年，看到院子里有盆迎春花，正在寒风里傲然绽放。

连翘花开也不会远了。早春的美，就在于等待。就像是一场盛大的你期待已久的演出，马上就要开演，而你无需花钱买票就坐在观众席上，接下来，你所要做的，就是等待让眼睛与心享受一场美的盛宴。

无疑，春风是这个舞台的编剧兼布景师，同时也是大手笔的裁剪师，她裁出大地葱茏，剪出万般画意。春风剪剪万物新。

可以剪下一段春风么，如果可以，我就剪下来，一直珍藏到大雪皑皑，那时天气再寒冷，我都会无畏的勇气了。就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，喜欢收藏一些温暖的事，生活的风雨再大，心中有伞，便会觉得无论怎样，这人间依然是可爱的。

## 泰山“平”谈

赵波平，正高级工程师、泰山文化协会会员，曾主编《泰山故事——景物篇》，参编《泰山石刻当造像》《泰山石刻书外拾锦》《北方乡土树种园林应用》等。

## 岱北三川

□赵波平 文/图



神通寺遗址。

泰山北麓历城区有著名三川，分别是锦绣川、锦阳川、锦云川。三川水汇为玉符河（玉水），此河是黄河最末支流，河长85.4公里，流域面积751.3平方公里。《水经注》指出玉水源于泰山朗公谷，实源头为西营街道梯子山。三川水至仲官汇为卧虎山水库（1958年始建，泰安人民曾参与建设）。河出库后向北店子入黄河（后部分顺人工河入小清河）。《泰山道里记》载：“（玉水）又西北至渴马崖南则泊然而止，伏流而东发趵突泉。”

锦绣川有葫芦峪、李家庄、佛峪、西岭角、算盘村革命遗址，另外还有绣川三观；锦阳川有神通寺、天齐庙、宁海王墓等；锦云川有子房洞、济南战役山东兵团指挥所等。

锦绣川葫芦峪、李家庄革命遗址是原历城县政府驻地，吴建章县长抗日活动的居住办公地。佛峪革命遗址是1942年间，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同志的居住办公地。西岭角革命遗址是泰山军分区政委林乎加同志的居住办公地。算盘村革命遗址是1942-1945年间抗战的后方粮仓、医院、工厂等。

锦绣川三观分别是明真观、柳泉观和林泉观，都是道教圣地。

锦阳川的神通寺在柳埠街道朗公谷，古称朗公寺，始建于东晋，是山东最早的佛寺，也是山东的佛教中心。今寺内有千佛崖，有建于隋大业七年的四门塔。寺创建人僧朗，俗姓李，南燕主慕容德称朗公为泰山朗和尚。

天齐庙在锦阳川北岸凤凰山下，庙建于明隆庆四年（1570年），供奉黄飞虎（东岳大帝）。相传黄飞虎在殷纣王时为大将军，因纣王无道，便在泰山起义投奔了周文王。他除暴安良，救济百姓，人们谓之“功高天地，与日月同辉”，便称他为“天齐老爷”了。

宁海恭和王墓在仲官街道大门牙庄，占地约96平方米，封土高4米，周长20余米，有围墙。恭和王名朱载堉，是明朝德怀王（朱见深，又称德庄王）庶第四子，生于明嘉靖十二年（1533年），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年）封王，隆庆三年（1569年）薨。墓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锦云川子房洞位于东沟村，洞额刻：汉留侯子房隐仙洞。洞相传是张良学艺及隐居处。《泰山道里记》载：“（子房）洞旁为五帝阁，东五里有子房庵、金天眷时碑。”

济南战役山东兵团指挥所在仲官街道尹家店，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岱北三川是趵突泉等济南泉群的主要水源地，更是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胜区。

## 爷爷的红莲

□邵桂娟

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。

四月的阳光洒在当时还在壮年的爷爷身上。爷爷脸上挂满了大大的汗珠，他手中的铁锹扬起又落下，脚下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坑的轮廓。

年少的我，坐在小板凳上，眼神随着爷爷的动作起落。时间长了我会乖巧地给他递上一碗水，碗里的水是爷爷从黄河里挑过来的。爷爷接过去一饮而尽，我接过碗，把碗中小半碗的黄沙用手指揩出，看碗干净了，再舀上一碗水澄着，等爷爷渴了再来喝。有时候我也会喝上一碗。

黄河水是真甜啊！

不记得爷爷挖了多久，有了一个大大的坑。爷爷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黑泥铺到大坑的底部，又把提前泡出芽的莲子像插秧那样一个一个摞到黑泥里。接下来，他要去黄河里挑水。

我跟着爷爷走上一条在当时最繁华和繁忙的土路。它从村外引领着来自各地的商客和挑夫，走亲串友的人也汇集到这里来了，因为这条路的首头，是我们村在黄河边修建的一个码头，也是十里八乡唯一通向黄河对面的通道。拉车的马和毛驴、过河的羊群，总会拉长上船下船的时间，每天就那么几班船，就有很多人要长时间在河边等候过黄河。时间久了到了吃饭的时间，有准备的人在怀里掏出早准备好的馍，喝点自己带的水垫补一下，没有准备吃的人就要饿肚子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村里出资在码头附近盖了几间房子做饭店，让厨艺颇好的爷爷负责给过往的商客做饭，这也就是为什么爷爷能在饭店这边挖出一

个池塘的原因。

爷爷挑水的过程极漫长，开始他嘱咐我远远停下，自己到河边一处平稳的地方站好，一只手拿一个水桶，歪下去，再正过来一提，满满一桶水就稳稳地到了他的脚下。黄河如一条丝滑的绸缎，在阳光下泛着尘黄，一路北去，水声一漾一漾的。我想到河边拍打一下沙滩的软沙，爷爷不允许，慢慢我就失去来回跑的兴趣，自己到树林里玩去了。

一个周末，我跑去爷爷的饭店玩，看到池塘里的荷叶钻出了水面，有羞涩打着卷的，也有像圆盘一样铺在水面上的，一池绿意，一片生机。再到后来，天热了，七八月份那个时候爷爷池塘里的荷叶又大又绿，红莲袅袅婷婷，成了码头的风景区。

后来，来码头过黄河的人，到了码头不急着排队过河了，而是先到池塘边和红莲见面，他们指点着，旅程的疲劳似乎一扫而光。他们在爷爷的饭店里吃饱饭，又在池塘边驻足，带着深深的满足离去。红莲站在池塘里迎来送往，如爷爷脸上慈祥的笑容。

秋天如期而至，红莲褪去艳丽的衣衫，满池的枯黄。爷爷穿上靴子去池塘里采莲藕，只是简单采收了上面一点莲藕，他说，下面的莲藕才更好，可他不想动它们，要留下让它们明年再发芽开出更美丽的花。

接下来的红莲，着实又盛开了几年，可是在一年的一个秋日，本村的一个无赖跳进爷爷的池塘，把里面的莲藕一扫而光。爷爷的红莲从那个时候，便成了我的回忆。

## 春声雷动



曹春雷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在《山东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作品，多篇作品被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转载。

## 瞻鲁晒经



邵桂娟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泰安市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散文学会会员、第三届泰安市政府东岳文艺奖获得者、山东省第21届作家班学员，著有散文集《淡若花开》《那年樱花》。